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

壬辰我

大清順治九年春正月明永歷六年魯監國七年

癸酉朔明桂王次龍英

乙亥次皈朝甲申次富川乙酉次沙斗丙戌次西洋江丁亥次寶月關

甲戌明朱成功取海澄

成功乘潮大漲航海直抵中權關鄭文興迎成功入城有同安浯州人周全斌投謁成功問策將安出全斌對曰以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先通廣西達行在會孫可望

李定國連師粵東出江西從洞庭直取江南是爲上策今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粵西之路未得通徒自勞也今且固守各島上踞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過南邊之侵輿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取漳泉以爲基業出汀郡福輿水陸並進則八閩可得矣成功大悅投房宿鎭

戊子明桂王次廣南孫可望遣兵迎扈

十六日戊子王次廣南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表言臣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故遣兵肅淸道路廣南界鄰交趾夷情叵測惟安隆所爲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糧儲完備朝發夕至莫此爲宜王許之

徐鼒曰書孫可望遣兵迎扈何嘉之也可望叛逆之徒何嘉乎爾春秋於秦晉之君僭則誅之尊王則褒之蓋不欲以逆詐億不信之心絕人悔過之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其垂教至深遠也綱目之於曹操劉裕高歡宇文泰李克用之徒片善必錄比物此志也夫

丁酉明桂王發廣南

是日次章卜戊戌次晒利己亥次鼎貴庚子次加蒲辛丑次那羊壬寅次姪堂

徐鼒曰詳紀何傷之也晉并魚枯紇干雀凍求爲黔首何可得哉殷鑒不遠敢告僕夫

明晉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等

奉監國魯王次厦門

監國至厦門朱成功召諸參軍議接見禮潘庚鍾曰魯王雖監國而藩王奉粵西正朔均臣也相見不過賓主成功曰不然外藩於諸王非敵體况監國乎用賓主則紀綱混矣吾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則於禮兩全矣衆是之 攷曰此本臺灣外紀言當得實而航海遺聞則謂成功朝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身自稱罪臣恐傳聞之誤 贄千金紬緞百端安插諸宗室從官月致餼焉 攷曰航海遺聞載從官有侍郎曹從龍太常卿任廷貴太僕卿沈文光副使馬星俞圖南少司馬蔡登昌任穎眉主事傅啟芳錢肅遴陳駿音鄭張斌葉時茂林泌侍讀崔相中書郎了章賜蟒王侍郎張冲符行人張吉生張伯玉總兵張子先錦衣衛楊燁內官陳進忠劉玉張滸李國輔劉文俊等數十人蘄按從亡諸臣勳業雖無足紀然跡尾閩關始終不貳較之褒寰衛說者奚啻天淵[illegible][illegible]之以[illegible][illegible]焉

二月戊申明桂王至安隆所改名安龍府
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官皆取給焉王璽
遣太常寺卿吳之俊齎璽書至滇
丁卯降將吳三桂以我
大清兵取嘉定明川南巡撫范文光死之
劉文秀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我平西
王吳三桂以
王師南下文選鎮國不能支挾曹勛走敘州范文光內江舉人
由南京戶部員外郎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李乾德之
殺楊展也文光憤入山不視事聞嘉定不守賦詩一章仰
藥死

降將孔有德以我
大清兵出河池向貴州
我定南王孔有德聞孫可望將竊伺楚粵乃自以七百騎
出河池州向黔而疏請續順公沈永忠重兵扼沅州門戶
總兵線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甯慶遠梧州
我
大清兵入欽州明開國公趙印選棄城走
明杜永和以瓊州降於我
大清
明朱成功攻長泰
成功從江東入攻長泰王邦俊率兵援之迎於溪西邦俊

失利我副將王進大名入號老虎與成功部將甘輝皆健
鬬間於軍念欲一決雌雄乃奮撾傳矢兩馬相當輝戟進
則隱之進戲輝亦落之自辰至午縱橫跌宕觀者詠歸以
為神亭之技追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之弗克
三月壬申朔明建行在太廟
己卯湖北大風霾晝晦
明遣李定國進取桂林劉文秀進取成都
孫可望遣李定國出楚征鹵將軍馮雙禮副之步騎八萬
由武岡出全州以攻桂林遣劉文秀入蜀討鹵將軍王復
臣副之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以攻成都
明李定國復取沅州及平遂衛藍田縣

我

大清兵克佛圖關遂取重慶

甲申明朱成功與我

大清兵戰於江東橋我兵退守泉州成功遂取長泰進攻漳州成功攻長泰部將吳世珍先登死於礮成功乃造火器鎮何明鑿地道攻之俄報我總督陳錦至成功乃移營江東錦欲擊之遊擊張玉諫曰海賊國姓少年英勇多詭計見扎江東未可遽進且深溝固壘據漳鎮遣一旅由長泰小路擊之彼前後不顧乃可破也錦曰此海賊何足掛齒歷[illegible][illegible]大敗退駐泉州王進聞之以數十騎救長泰走漳州於是平和詔安南靖皆下進圍漳州陳錦之敗

歸也亟欲偶食不如意鞭奴庫成棟殺死成棟刺殺之以其首奔成功攷曰賜姓始末陳錦爲內豎李進忠五人所刺嘗是庫成棟之黨成功嘆曰僕隸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厚給其家而梟成棟首示衆歸民是以大服攷曰臺灣外紀以刺陳錦爲三月十三日事而東華錄行朝錄均以爲七月七日事未知孰是附志之

夏四月我

大淸兵取敘州明提學道任佩弦降時劉文秀兵未至王復臣白文選退守永甯佩弦降於吳三桂

五月德州大雨雹大者如瓜殺三人沈澧册二

明南陽侯李元胤安肅伯李建捷被執至廣州論降不屈死之

陳邦傅之劫駕也百官星散元胤命所部護駕憩南甯而身至南海檄舊旅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常所劫械送廣州見孔有德不屈膝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既聞永和降慟哭三日夜有德怒殺之投屍江中建捷亦成棟養子與元胤義兄弟也嘗從杜永和先登陷陣廣州破走蒼梧與元胤同護蹕時已登舟出海聞元胤被執遂歸與同死

徐鼒曰人可不自立哉方二人之爲成棟養子一叛黨耳既而盡忠所事臨難忘家雖古烈丈夫無以加焉故並表之以爲臣勸

明李定國復取靖州進攻湖南

定國破靖州殺我總兵楊國勛遂自靖州攻湖南我續順公沈永忠遣張國柱逆戰定國敗之攷日陽秋以爲孫可望事按時攻靖沅武岡皆定國督兵以調遣皆歸可望故紀事者言可望云

我

大清兵救漳州

成功圍漳州我金衢總兵馬逢知率兵赴援成功召諸將圍計甘輝請戰成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豈可全恃勇力當明彼此之情今陳錦新喪提調無人以素驍勇之逢知來必以一當百今且勿戰縱之入城然後壓之城內人多糧必乏外調既遲內勢窘促破之必矣乃撤萬松關及能

江兵令避援兵勿阻逢知率精騎一千步兵三千馳至灌口不見敵將安營而四面插旗吶喊終夜不敢卸甲登高見營柵布滿山谷惟往漳一路無阻引軍入城成功進兵圍之逢知開東門出搗敵壘成功令陳勝陳斌蘇茂蕭泗迎戰而自與甘煇周全斌陳堯策郝文興蕭拱宸攻城逢知棄陣奔回死傷甚多外援遂絕

六月明晉張先璧沅國公馬進忠鄂國公

時先璧等朝行在也

我

天淸兵取石泉明川北巡撫詹天顏死之

天顏永定人以貢生起家歷官安綿道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川北被執不屈死

秋七月庚午朔明李定國復取寶慶

辛未明李定國復取全州

癸酉明李定國復取桂林

沅靖武岡連陷沈永忠自寶慶告急孔有德遣桂林兵分援之甫至全州而永忠已棄寶慶退保湘潭定國時駐兵武岡馮雙禮駐兵寶慶偵知桂林空虛乃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趨嚴關而令馮雙禮率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兵先進敗

王師於驛湖斬驍將李四進薄全州定國自率右軍都督王之

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騎左營
卜甯合兵繼進途接驛湖之報慮全州之衆奔逸并力於
桂林也傳令全州傳城者無急攻令未至而全州已下乃
令已軍過全州者急過毋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
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定國軍相距十里約日徼至則衆
礟傳警薄暮聞礟諸軍欲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
有德遣救全州之兵見明兵已營關上旋退去也明日
王師至關下勝傅礟定國令諸軍蓐食傳麾而交鋒象僨歸定
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
王師大奔死亡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屍遍野追及於大榕江
有德入桂林閉城而守忽見明兵營城北山顛守陴者驚

遺有德奔人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謂其妻曰不幸少入
軍中漂泊錢山鴨綠間冀垂名竹帛及大將軍放曰謂毛文龍事詳明史以忠受戮歸命
本朝爵以親王錫之藩社受
恩深厚有死而已若輩早自爲計其妻曰毋慮我不死節兒曹
何罪亦遭此刼乎屬子庭訓於老嫗泣而送之曰苟得脫
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一生作賊下場有今日也與妾同就
縊有德縱火自焚死家口百二十人皆遇害庭訓尋死於
安隆放曰有德遺一女名孔四貞詳國史逆臣孫延齡傳及某氏四王合傳降將陳邦傳及
其子曾禹被獲送貴州孫可望數其刼駕害從官誘殺焦
璉之罪剝皮戮之其曾盛祖祕希孔承先孫龍孫延世董

英袁道先等並爲定國所誅
庚辰明兵復取永州是日黃霧四塞
我守將紀國相鄧肩昌姚杰等數十人皆被殺
孫可望殺明山東道御史李如月
如月東莞人可望之殺叛將陳邦傳並其子曾禹也去其
皮傳屍至安龍如月疏劾可望不請旨擅殺勳鎭有不臣
心罪同莽操又請加邦傳以惡謚俾爲不忠者戒疏入王
知可望必怒留不發召如月入諭以謚本褒忠無惡謚理
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以解可望也可望槪大
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之使跪如月向闕叩
頭大呼太祖高皇帝又極口罵乃剝其皮斷其首及手足

揎草於支剡而懸之市
徐鼒曰叛將也而名曰勲伏誅也而請加謚名不正而言
不順有如是乎好而不好學其蔽也絞如月有焉

明劉文秀復取敘州

文秀善撫士卒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諸郡邑爲吳三桂
所克者次第失陷戰於敘州敘州被圍數重三桂走緜州

明劉文秀復取重慶

我都統白含貞白廣生兵敗被禽三桂斂軍退守保甯
徐鼒曰書之曰明李定國明劉文秀何進之也二人起家
攙搶之中卒能束身歸正感激馳驅圖存危難人臣之義
蓋無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勲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十七]

我

大清命敬謹親王尼堪貝勒屯齊進征楚粤

明封李定國爲西甯王馮雙禮爲興國侯

方捷書發自桂林其人翦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臥地不能起灌以湯漿乃甦探懷中出捷書於是大宴三日可望題請封定國爲西甯郡王兼行軍都招討馮雙禮爲興國侯遣標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齎敕犒軍行有日矣而諸軍之人楚與蜀也獨可望之護軍稱獵前軍者不發爲前軍者同選鋒間桂林之捷作妬心曰北兵本易殺我蜀不得一當又定國終以爵出己上而國發惟孔有德金印金册人從數捆官庫財物什佰億萬馮

雙禮以是不服密啓可望言定國專後恐難制諸往來使
命者又多增飾喜怒詞定國閙郡王封滋不悅曰封賞出
自天子柰何以王封王於是可望益忌定國矣
明封劉文秀爲南康王。攷曰李定國劉文秀之封紀畧載於
定爲肖三月出兵時誤也今以行朝錄攷之
功事
八月明兵復取夷陵
明建極殿大學士朱天麟卒
天麟奉命經畧兵未集而
王師逼南甯倉皇隨扈比至廣南而王已幸安隆天麟病劇不
能入覲於是月十八日卒於廣南之西坂邨蔭一子中書
舍人謚文靖

明朱成功兵猶在漳州

我巡撫宜永貴初接塘報稱馬逢知所向無敵以爲旦夕

圍解迨聞逢知入城被困乃以舟師攻厦門牽制之與成

功將陳輝遇於崇武而敗成功急攻城逢知慮內變令所

部兵雜守埤堵隨壞隨築久未克時秋霖盛漲成功築鎮

門山激水灌之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門

巷洞開落落如遊墟墓饑鼠飢烏白晝蹲几上解圍後存

者才一二百人攻日行朋錄有士人素慷慨率妻子一僕而絕鄰舍兒竊煮食之兒腸中纍纍皆故紙字畫隱然可辨鄰舍兒亦驚笑而絕哀痛外祀六有公婦欲殺其媳媳逃歸告父母父母曰吾生汝且不得食反與彼邪殺其女食之獲一家存火粉成塊林且泥更深爛食之得不死守道周亮丁曹焉前漳城上請祀其事酸楚不忍幸請

臣鼒曰書猶在何本春秋傳楚師猶在宋之詞也以成功之善攻歷七月之久析骸易子人無二心則皆日我
國家將士用命眾志金湯洵足嘉已粵自洪逆竄突嶺南豕食楚北蹂皖省陷金陵千載之中毒流數千里何賊之輸攻而我無壘守哉追念前烈能勿愴懷
九月明儲輿侯張月執提督李明忠以叛降於我
大清
我
大清兵復取梧州
我
大清兵敗明朱成功於九龍江漳州圍解

我固山金礪奉命救漳謂諸將曰成功行兵有法若以大隊齊進恐墮術中當以騎兵從大路攻擊而分遣步卒間道邀擊之彼兵疲意沮挫其銳氣則勢如破竹矣成功令周全斌禦之九龍江之東兩軍酣戰箭如雨下忽報我兵從長泰抄出江東全斌急鳴金收軍礪捲旗疾追全斌陣亂橋斷盡失成功撤圍屯古縣

明川陝總督樊一衡卒

自楊展王祥相繼敗死列鎮兵多散一衡遂謝事居山中繼聞范文光詹天顏之敗憂憤遘疾卒

冬十月明劉文秀進攻保甯敗績討虜將軍王復臣死之

與三桂之退保甯也文秀追躡之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

桂勁敵也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甯又諫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計日可下將軍何怯也令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驍將也號黑神然勇而輕敵三桂登城見之曰是可襲而破也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復臣營爲亂軍所擾又阻以水勢不支三桂乘勝奮擊復臣手斬數人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自刎文秀撤圍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嘗見如此惡戰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報至貴陽可望擬詔曰不聽良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念有復城功罷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或調征楚從者百餘人而已諸將以廢處文秀太過咸有怨心不

樂爲可望用矣

我

大清兵敗明朱成功於古縣成功退屯海澄

金礪與馬逢知王邦俊議曰郡圍雖解而成功尚在古縣有覬覦心倘由三汊河截踞江東橋別隊從赤嶺港登岸豈不復如前轍乎當急除之督騎兵分三隊而進成功以火罐迎敵忽西北風起火筒槍礮皆自焚遂潰退屯海澄是役也成功不去其盔是以大崩

十一月辛巳明李定國復取衡州

明白文選復取辰州

桂林之破也明兵屯荔浦距辰州四十里我總兵徐勇渡

江迎戰斬明總兵張應春

皇帝加勇右都督銜晉男爵尋命敬謹親王尼堪進剿未至而明兵攻掠益急勇援絕餉匱堅不下可望令沅州道白文選以羅㑩兵五萬列象陣進攻我參將張鵬游擊吳光輝迎戰並敗歿勇方督戰北門樓明兵已自東門入勇巷戰中創墮馬復手刃數人既死猶握刀不釋一門遇害者三十九人勇遼東人嘗官明總兵隸左良玉部下亦降將也

丁亥我

大清兵至湘潭明馬進忠走寶慶

辛卯我

大清兵復取衡州攷曰紀略以爲辛未日事按行在陽秋及東華錄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奏俱云十九日抵湘潭二十三日抵衡州是爲辛卯日無疑紀略誤也

王師遇李定國於衡州城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總兵馬某戰死

大清敬謹親王尼堪追明李定國殁於陣定國遂屯武岡

我

尼堪乘勝逐北遇伏殁於陣定國乃收兵屯武岡襲前軍聞之益輕我師遂議明年秦王親出師矣

明桂王密敕西寧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王在安龍宮室卑陋服御麤惡將吏無人臣禮王已不堪其憂時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衛營謀逼王禪位可

望而惡大學士吳貞毓之不附已也嗾其黨冷孟銋吳象鉉方祚亨交章劾之王知貞毓忠寢不行吉翔因此徙費紙筆令其啓秦王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兩司大權歸我兩人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邪屬門生郭璘說武選司主事胡士瑞曰今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爲爵祿計耳今秦王定天下馬公甚親重欲以中外事屬之公能達此意於諸當事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無死所矣士瑞叱之退他日又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譖於可望而殺之已而可望果行矯諭吉翔天壽內外機務歸戎政勇衛兩衙門中外惴惴於是士瑞與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員外郎林青陽主事

張鑄工部員外蔡䪻連章發其奸王怒兩人求救於太妃以免自知不為朝士所容諂附可望益甚先是王在肇慶詔令未及滇黔有御史任僎主事方于宣議尊可望為國主定朝儀將設六部翰林官而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鑛馬兆儀任僎萬年策為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寵與方于宣厲聲進可望令待王入黔議之王以駐安龍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官鑄八疊印盡易舊印于宣又為之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也擬國號曰後明王聞之益憂懼密詔中官張福祿全為國曰聞西藩王李定國已定廣西俘叛逆軍聲丕振出朕於險者必此人也欲下

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之否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縯胡士瑞宜可與謀趣召之皆諾以白貞毓貞毓曰今主上阽危正我輩致命之秋然機事不密則害成諸君中誰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屬員外蔣乾昌撰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即日間道馳出於歲盡抵定國所定國捧敕感激許以迎王

徐鼒曰聞之魏源曰李定國初與孫可望為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定國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與可望左其後努力報國殉身緬甸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罔由定國有傑士風而非金公趾

有以感動之胡能若是當時盛誇柳敬亭而不知有金公
趾附錄之以廣虞初之采焉

明坤甯宮常在郭氏以辨誣

常在女官名其階出近侍上安隆行宮庫監奄寺宮人寓
居於外分班入衛郭氏名艮璞故奄是國祥之對食也年
十九妍麗捷敏能擊劍走馬巴東王妃某氏與之善有張
應科者孫可望之私人也窺見艮璞心好之屢相近巴東
王第晨夕致殷勤巴東王亦昵就之呼王妃爲嫂因得通
於艮璞事覺王命杖殺艮璞遣內監李安國賜巴東王與
妃恐自裁璽書與可望言應科事可望不得已杖應科於
宮門外

徐鼒曰特書何嘉勝朝家法之嚴也楚莊絶纓之會開元戰袍之詩雖曰恢閎大度而牆茨之醜實自貽之孟嘗君人情以色相愛之言豈可為訓哉有明三百年御無射烏之兒彤史無控鶴之紀李瑤擿遺曰番越之慘已如此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帷簿修衽席辨始之盜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疑於燕歸龍帳之春犬吠羊車之影哉

十二月我
大清兵復取藤縣明總兵羅超死之

我
大清兵復取平樂明守將彭俊死之

明封莫宗文爲安仁伯

是歲孫可望殺明宗室之在貴州者

癸巳歲

大清順治十年春正月明永曆七年是歲三月魯王去監國號

戊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二月我

大清兵復取永州明李定國走龍虎關

我敬謹親王尼堪之歿也

章皇帝以貝勒屯齊代領其軍敗李定國兵四萬於永州

孫可望謀襲明李定國定國走廣西

定國自破桂林後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惡之西甯王之

封也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亟今出師入楚嘗面曾
安西大變宴奉皇上敕書以光寵之名定國赴沅州議事
說者曰此僞遊雲夢計耳冀彝亦致書定國曰來必不免
定國因止不行率所部走廣西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
軍中備嘗險難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前得
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一
旦絓誤輒遭廢棄忌我嘗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
得已而弃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者

我
大清兵復取廉州明守道王道光死之
道光江西庚午舉人由雲南太和知縣歷擢是職被執不

屈死

三月明魯王自去監國號

有搆魯王於朱成功者成功禮儀漸疎王乃自削其號飄泊島嶼賴舊臣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佺期徐孚遠紀石青林復齊之徒調護之

明楊國棟黃宗文合兵攻常德不克

孫可望自將追明李定國與

大清兵遇於寶慶大敗

可望不意定國之奔也悵然久之欲北軍東下恭業已督師在道又信黨禰軍言謂敵殊易殺欲親立大功以服眾心諜知

王師屯寶慶之岔路口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可望自將中軍輕騎來襲時陰雨連綿行三日始至

王師出不意驚欲潰明兵易之甫斬數人便掠馬我貝勒選軍搏戰望見可望中軍建龍旂列鼓吹麾兵急攻之可望大敗走保峒口惟馮雙禮軍不動

王師亦鑒於衡州之失引還於是以武慶之間為界是役也可望以定國去慮諸軍有圖己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以致於敗既而李定國亦敗於肇慶白文選亦敗於辰州凡所得州縣皆為

王師所復取於是楚事大變矣（後日行朝錄以此役爲四月事茲從陽秋）

臣鼒曰聞之黃宗羲曰越鬬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

芝龍以黿鼉魚鱉之衆而欲使新造之唐戮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粵當李成棟金聲桓反正之際向非阨於贛州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敗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竊謂宗義明之遺臣惓惓故主黍油麥秀箕子亡國之悲鐵馬金戈放翁中原之夢情多憤懣語涉張皇成棟聲桓反覆小人胡言匡復惟定國仗子房報韓之劍焚世傑存趙之香比諸唐之李克用元之王保保蓋無愧焉然而揮戈可以返日銜石可以塡海呵壁之言詎有當辨亡之論也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

往歲名振收拾餘燼往見朱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爲定西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徵之實勳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何據袒而示之背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愕然謝曰久仰老將軍大名奈多憎之口何出歷來謗書尺許名振遽火之成功待以上賓行交拜禮指腹聯姻贈以萬金哆囉呢五十匹日本刀一口爲名振聘王氏女拜爲總制犯漳泉是年春名振請兵北上與之兵二萬糧三艘獲叛將金允彥於金塘山磔之平原將軍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偕其子永錫以衆來依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營崇明收

航海遺聞以登金山望祭孝陵爲此時事按南略引諸書則爲甲午正月登山題詩之日歷歷可據詩破譌

撤回厦門長陽王術桂攷日即寗靖王也說見後為力辨於成功及相見語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陳輝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至羊山颶風折兵十之一惟名振全軍無恙九月復駐平陽糧絕名振與士卒同餓有太師枵腹我輩忘飢之謠用是軍得不散焉

徐鼒曰不曰朱成功遣張名振而曰名振以朱成功之師何明名振之忠於明室而非成功之私人也兩賢相得偕作同仇有秦晉同盟之好無孫劉寄寓之嫌蓋加人一等哉

夏四月降將郝尚久以潮州叛我

大淸復歸於明

尙久自恃殺車任重有功虐於潮我惡潮道沈時知府薛信辰每事與抗尙久憤甚會

朝命以劉伯祿代之乃執時信辰覇辯反挾明故南京禮部尙書黄錦（攷曰題名碑載錦爲壬戌進士臺灣外紀誤作壬辰）襄陽知府鄭崟（攷曰臺灣外紀誤作鄭鎣茲據題名碑改正）珍議梁應龍（攷曰臺灣外紀誤作梁稱龍茲據題名碑正）春丞歷正朔稱新泰伯踞潮屬各縣尙久慮城中有變於金城山頂築一寨高聳堅固鑿兩井深百尺源通韓溪可飲萬人不竭又修倉庫積糧餉爲久遠計我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饒平總兵吳六奇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合兵圍之

五月明封楊時清征定侯

我
大清兵攻海澄明朱成功禦卻之
我固山金礪以全軍駐祖山頭成功令王秀奇郝文興陳
堯策守鎮遠寨甘輝黃廷守關帝廟木寨爲犄角勢親登
天妃宮將臺督戰我師大礮擊之後衝鎮薛萃戰死後勁
鎮陳魁傷於矢城壞十餘丈成功坐將臺指揮自若曰礮
避吾吾豈避礮甘輝翼之下甫離臺而臺已碎矣
王師以不拔鎮遠寨則城終不可下乃移兵擊之短牆如
平地士卒無可容身秀奇掘地爲窩藏之不可克忽一夕
礪營空礮遽發成功咋謂諸將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
以待令曰敵至方砍

王師渡濠入其郛大呼登城有廝養卒舉巨斧砍衆從之萬斧齊下隨砍隨墮濠爲之平東方將白

王師始退而地道火藥發燒死無算礮走回漳州自是城守益堅廝養卒拜都督焉

六月明桂王復密敕趣西甯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王以林靑陽久未還將擇使往促吳貞毓舉翰林孔目周官以對都督鄭允元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事出之外庶有濟也王命吉翔往梧州謁祭興陵而密遣周官齎敕詣定國官涕泣受命而行

明封朱成功爲漳國公

閏六月明李定國攻肇慶敗績退駐柳州

明總兵周金湯復取遂溪
秋七月明李定國復取化州吳川信宜石城
以施尚義守化州逾月化州石城復陷
明李定國復取賀縣樂平
明李定國攻桂林不克
初我廣西守將線國安馬雄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
復平樂桂林敗胡一青王應龍陳經猷之衆於象州賓州
廣西復爲我
大淸所有定國之再攻桂林也凡七晝夜圍我師自武岡州至
遂解圍去
明建文貴執道臣孫允乾以叛降於我

大清
孫可望遣兵襲明李定國不克
可望聞定國敗駐柳州命馮雙禮襲之定國燒糧走雙禮
謂其怯也追之遇伏被擒定國禮而釋之由是雙禮傾心
於定國焉
九月我
大清兵克湖州郡尚久伏誅明朱成功遣兵救之不及
尚久惑信巫術巫者每降神語自當佑庇會大雨暴漲尚
久虞
王師灌城巫降神言當用鐵鎖數百觔鎖蛟龍則安諸巫議之
曰何事不可言而爲此險語鐵索成尚久鳴金鼓與諸巫

送前巫者沈之江頃之竟不死尙久惑之愈深遂疏隄防
領旗王安邦忖其必敗遣人約降於是月十一日夜二鼓
我師從西南角雲梯登城城中大亂尙久急抽兵入金城
山寨而大隊突至門弗及閉遂與子堯投井死初尙久求
救於朱成功成功惡其前拒會師援李成棟之請也不欲
援之周全斌曰倡義原宜納降尙久悔罪來歸拒之則失
天下勤王之心令陳六御統兵自揭陽港入南至南澳而
潮已破引還
冬十月我
大清兵復取明吳川
陳豨與陳其策俱被殺

十二月　　　　　　朔明督定西侯張名振與我

大淸兵戰於崇明之平陽沙

是日寅刻我崇明駐防兵萬餘馬三百匹乘凍涉江入平陽沙名振鼓衆迎之浴日將軍王善良挺矛當先姚志倬任麟王有才以三百人衝其左張煌言王湲以三百人突其右崇明兵大敗無一返者

我

大淸兵復取郴州明巡撫朱俊臣死之

明桂王親行考選

馬吉翔奉命祭陵聞有密敕至李定國營遣人偵之主事劉過新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赴狀吉翔大懼飭其

弟雄飛出家貲賂提塘王愛秀求援時吉翔黨與布列王孤立自危乃以臺省員缺飭部考選於月之二十四日臨軒親試授蔣乾昌李元開簡討張鐫給事中李頎胡士瑞御史楊鍾徐極等亦以資深加秩尋小余危懼蒲纓日周官之行皆此輩密謀馬公以報秦王則此輩死無日矣吉翔愛秀先後白可望可望疑吉翔亦與謀遣鄭國往南甯偵之吉翔諉諸陽周官事甚亟於是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縯張鐫李頎胡士瑞交章劾吉翔欺君誤國天壽表裏爲奸王敕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遣騎逃至貴陽而十八人之獄成矣

甲午我

大清順治十一年春正月　明永歷八年

壬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改雲南府爲雲興府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

明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東伐

時有言招李定國者南甯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忌之乃謀芝劉文秀文秀見可望言已下劣恐不勝可望強起之疏請爲大招討可望尋單騎按沅靖諸營觀險隘勞軍吏十日而畢

明晉定西侯張名振復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望祭孝陵

名振以上游有蠟書爲內應率海船數百遡流而上再入京口掠儀眞至觀音門十三日泊金山偕誠意伯劉孔昭

登山從者五百人寺僧持簿募化名振笑曰大兵到此秋毫不擾尚募化乎助米鹽各十石次日紗帽青袍角帶向東南遙祭孝陵設醮三日揮淚題詩致日詩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頻鵝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桴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會看大纛禡龍津前云予以援濟秦藩師泊金山遙祭孝陵有感後云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時劉孔昭同來也越二日掠艤重東下四月復以海艘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眞索鹽商助餉金不得焚六百艘而去尋以沙船六十入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乃還

明朱成功遣兵攻崇明敗績仁武伯平原將軍姚志倬定衕伯徐仁爵死之

成功令其戎政司馬陳六斌都督程應璠率兵次平陽攻

崇明戰敗志傳仁爵與戰之旋犯吳淞掠戰船二百家日佚史旗進謂崇明之敗鄭鄴公子劉永錫與仁爵同日死按江光復航海遺聞永錫死於丙申八月舟山之失豈仁爵亦死於舟山乎姑兩存之

明前監國魯王移居南澳

去歲鄭芝龍遣其私人李德招降成功有如未投誠先迎監國魯王之語乃送魯王於粵中行在以避之王躕躇不欲行成功強之始揚帆出海遇風回居南澳攷曰舊傳魯王在金門成功禮意寖衰王不能平移居南澳成功使人要於道而沈諸海今以臺海紀事魯春秋結埼亭集考之則此說外誣之甚據臺灣外紀云云當得實也今從之自是居海上者七年已亥秋永歷帝手敕命仍監國而成功不欲遷之澎湖尋復悔之迎歸金門供給如初

我
大清兵克廣信之九仙山寨明進士徐徽時等死之
有楊文李克升者與徽時同舉兵寨破皆被殺
二月明開科取士
取四十人以四川熊渭為第一授庶吉士餘授知縣教職
有差
明李定國取高州降將張月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我
大清遣使冊封明朱成功為海澄公成功不受
鄭芝龍復遣李德同鄭賈二使至齎海澄公敕印招成功

我總督劉清奈致書略曰一時曠蕩之恩出自
宸聰懷柔之略貫千載一時矣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決川湖之捷屢奏兩粤之叛盡歸足下以孑然一旅孤懸海外縱使樓櫓足憑亦無分茅裂地之實際將謂踞島而守終羈依山傍海之游魂今固山開鎖於漳濱江南勁旅北地滿兵絡繹奔赴餘波一日不靖全師一日不班無論揚帆擊楫可以滅跡犂庭即安坐以折窺岸之謀密布以塞通津之徑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訓萬不得以暫待久以勞待逸以不足待有餘不幾望洋而成竭澤遠樹而致焚林此非不佞震喝之言而確乎理勢之談也若肯毅然來歸翻然號泣召族黨部曲而論之各鼓化其心以了立命安

身之局既不棄令親萬里銜書之苦亦以慰尊公數行欲
斷之腸上而
朝廷之德意下而不失之苦心可謂不相負矣然更有爲足下
思者將懼投誠而孤注何妨擁衛其子弟以歸倘慎赴闕
爲畏途何妨請命於桑土而守以不失半生忠樸見諒於
聖明皆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籲從此制符以酬遇拜爵而
分封矣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將爲辭不受敕印尋大
擾福興泉漳四郡

三月孫可望殺明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

初林青陽還至南甯爲守將常榮所留令親信劉吉復命
於王王喜使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鑄屏翰親臣金

印賜定國印遣劉吉還付青陽送廉州定國拜受命而是
時鄭國械馬吉翔至安龍與諸臣面質挾貞毓入文華殿
脅王索主謀者王不敢質言謂必外人假敕寶所爲國怒
目出與龎天壽至朝房械貞毓並刑科給事中常國張鐫
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歙縣鄭允元大理寺丞湖廣林鍾太
僕寺少卿袁州趙賡禹翰林院檢討晉江蔣乾昌善化李
元開吏科給事中徐州徐極江西道御史錢塘周允吉廣
西道御史南昌朱議泥福建道御史進賢胡士瑞兵部郎
中四川朱東旦工部郎中九江蔡縯內閣中書廬陵易士
佳吏部員外郎直諧敕房事鄞縣任斗墟等十四人繫私
室龎天壽直入禽二人於坤甯宮外福祿爲國求救於太妃

太妃與妃稍問之天壽怒目訶之徑出逆黨冷孟銋朱企鍈蒲纓宋德亮逼王速具主名王大悲憤曰汝等逼朕認出朕知是誰翌日國嚴刑考掠以貞毓大臣免刑執貞毓妻父戶部員外裴廷謨叱之跪廷謨曰我是朝廷五品大夫如何跪爾國怒亂棍交下兩脅幾斷廷謨不肯承乃以次考鐫等諸臣不勝楚號呼二祖列宗曾口蔣風雷忽震蔡縝厲聲曰今日吾等直承此獄少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國又問皇上知否縝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王不勝憤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宸刑部主事蔣御曦及孟銋纓等耳語國曰此輩留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

肇佐辰票旨以鐫福祿爲國三人爲首淩遲餘爲從斬惟貞毓以大臣賜縊吉翔天壽謂王妃必知情將廢之嗾主事蕭尹陳往古廢后事妃泣訴事得已乃矯詔曰朕以眇躬纘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險阻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衡肇梧以致邕新播遷不定茲冬瀨湍倉卒西巡苗截於前敵追於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甯宇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纍若若類皆身圖富貴惟秦王力任安攘毘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等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敕擅行封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臣審

鞫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鑴張福祿全爲國等同謀不法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馭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盗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厥法共守以待升平是日諸臣賦詩就刑神色不變攷曰吳貞毓詩云九世承恩愧未酬憂時悃悵乏良謀逢多難惟依漢夢繞高堂亦報劉忠孝兩虧嗟百折匡扶有願賴同儔蔣乾昌詩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心未許泛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悲十載辛勤爲救國孤臣百折只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化作河山壯帝畿李元開詩云憂憤呼天酒酒巵六年辛苦戀王畿生前只爲忠奸辨死後何知仆立碑報國癡心容易死還家春夢不須期汨羅江上逢人借問從無能續楚詞朱東旦詩云邕江昔日五君子臨危安龍十八人忠烈丹心今已矣忠臣千載氣猶生朱議滉詩有精忠貫日吞河岳動氣凌霄祗退遠之句以上見安龍紀事雖三尺童子無不垂涕者其家人合瘞於安龍北關之馬場林青陽述

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定國之奉王入雲南也疏請表章十八人貞毓妻裴氏子戩殺鄭尤元妻鄧氏扶兩人柩歸葬於城西海源寺廷臣白衣冠往送之戶部郎中吳鼎御史陳起相弔之以詩攷日鼎詩曰國運如絲繫纍參髮眉那得有完人智稱武簡如名重美諡文忠見道貞千古史傳雙烈士一山石件兩孤臣黃冠[illegible]酒臨風弔愁說中興志未伸起相詩曰燼灰冷作一甌收送上荒原源海頭天府星殘埋二曲遼東鶴返泣千秋兩中昏夜催人去夜裏空山付鬼愁眼底鬚眉今略盡更將忠義向誰籌以上詳楊在係可望犯闕始末議者謂可望之不至於篡弒者貞毓諸人護持之力也攷日南畧謂貞毓丙辰生時年九十七按貞毓中崇禎癸未進士是時年已入十六焉能從亡闕粵歷事唐桂哉當是傳聞之謬

徐鼒曰覽密敕之獄與漢獻帝衣帶詔事相類然伏后就牽而王妃獲免則華子魚之罪浮於龐天壽矣國勢雖移

士氣猶振際茲顛沛獲免篡弒斯固漢唐末造所不如哉

夏四月明李定國復取羅定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可望既殺十八人復奏言皇上既將諸奸正法李定國攷曰陽秋作李頎豈定國本名頎乎而安龍紀事載汪辰初浩氣歌中列李頎陳麟瑞劉議新名豈李頎另是一人乎何以有勦虜失律云云也如此之類多不可解附之俟攷臣弟也勦敵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以為應賞矣臣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議賞議罰惟臣專之前疏付楊畏知奏明可復閱也憶兩粵並陷時獨駐南甯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於內強敵彎弓於外大勢岌岌卒合駁喙潛迹晏然無恙不可謂非賀九儀等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湍移蹕時諸奸力阻幸賴堅請聞

元帥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豈足贖乎茲蹕
安龍三年矣纔獲衛守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帥可
以再昭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末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
非原無位號不能自存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
而有之又非無屯兵之地難於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
激烈冀留芳名於萬古耳即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覬此哉
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瀕
淪之危如以安隆僻隅欲移幸外地當備夫馬錢糧護送
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時可望憾定國益深定國亦恐
其來襲因出掠雷廉以避之

五月明朱成功誅其督餉官黃愷

愷才能滑稽苛刻聚斂沿海受其荼毒成功收殺之衆心乃安

徐鼒曰同時殺者有海壇守將黄大振何以不書大振無可殺之罪亦無可錄之功無足書也

六月明李定國遣兵攻梧州不克

秋七月我

大清兵復取平遠

八月我

大清復遣使招明朱成功攷曰諸書俱云冬十月事按臺灣外紀載成功與芝龍書中有八月十九日接使抵省九月初四日辰時送禮云云備臺灣諸書當是據二使復命時書也

帝皇許封鄭芝龍同安侯鄭鴻逵奉化伯鄭芝豹左都督遣內

院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偕芝龍四子名渡者齎四府安插兵將敕命入閩成功既遣渡候二使臣於安平乃命水陸軍將列營數十里設伏據險自偕諸參軍詣安平而我二使臣亦嚴軍衞以待之成功請先開詔書我使臣謂未薙髮非臣也焉可輕出詔書徑回泉州成功笑曰忽焉而來忽焉而去意可知矣遂作書報其父曰兒隻字不敢相通懼有貽累也修禀聊述素志和議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至兒又不得已接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方原爲安插數十萬兵將何以曰詞語多乖徵求無厭又不意地方無加增四府竟爲畫餅欲效前賺吾父故智嗟嗟自古英雄豪

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不得而怵之

清朝之予地方將以利餌乎兒之請地方將以利動乎任

清朝擇人才以肇封疆當不吝土地在兒安兵將以殺民生將必藉土地今以薙髮為詞豈有未稱臣而輕薙髮者乎豈有役不以實許而此以實應者乎豈有事體未明而可胡塗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若能信兒言則於吾父為孝不信兒言則於吾父為[illegible]前部使到省見屬渡弟約期相見盛設供帳於安平之報恩寺乃一使不敢信宿哨馬四出布帳山坡舉動疑忌較書麥之[illegible]猜且奉敕堂堂正正而來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兒安能無疑乎葉阿身為大臣奉敕入閩不惟傳宣德意亦且奠安兆民百

姓如此屈苦將士如此蕃多目睹情形不相商榷徒以薙髮二字來相逼挾兒一薙髮卽令諸將薙髮乎卽令數十萬兵皆薙髮乎一旦突然盡落其形能保其不激變乎二使不爲始終之圖代

國家虛心相商而徒躁氣相加能令人無危懼乎況兒名聞四海苟且作事亦貽笑於天下吾父已入轂中得全至今幸也萬一不幸惟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他何言哉

又與弟渡書曰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邪命邪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卽斧鉞亦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夫鳳凰翱翔千仞之

上悠悠於宇宙之間任其縱橫所之者超然脫乎世俗之

外也兄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

事父母勿以兄爲念二使復命

皇帝怒成功之逆命也安置芝龍於高牆戍芝豹於甯古塔

爲攷曰芝豹因黨於施琅成功怒之役見芝莞被殺乃乘招撫之令挈芝龍妻顏氏入泉州投誠移居京都

臣鼒曰書再遣使何見我

國家以德綏天下之心惓惓無已也成棟聲桓之叛赫怒致討

不聞一介行李往來其間惟於成功則降尊就卑至再至

三時其教告豈兩島之地大於江廣海舶之師強於鐵騎

哉成棟聲桓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惡罪不待教而誅成功

則懷故主之恩守孤臣之節伍員不奔父命懼墮其宗而

橫自居島中恥爲亡虜磊磊落落眞國士夙昔明太祖謂

王保保爲奇男子我

聖祖仁皇帝亦曰成功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諡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前後一揆若執趙苞不孝之義律以咎超

背父之條則倣屣之棄大舜可處海濱杯羹之分漢祖忍

於置俎英雄之事非聖賢之心歟

冬十月明李定國圍廣州

十一月明改都康萬承安平龍安諸州爲府

明朱成功遣兵援李定國於廣東

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蘇茂配戰艦送林雲瑺齎奏詣行

在並會定國合師

十二月明李定國攻新會

我

大清兵援廣州明李定國敗走

我大帥尚可喜耿繼茂急請滿兵會勦

朝命都統朱瑪喇為靖南將軍率江甯駐防兵赴之可喜結營

山巖伏兵江臨與朱碼喇合兵敗定國於珊洲

明李定國攻肇慶不克

明朱成功取漳州以劉國軒為護衛後鎮

國軒汀州人雄偉魁梧有將畧我漳鎮左營遊擊林世用

忝為城門樓總樓總者專司城門者也國軒鬱鬱不得志

說世用歸海世用惑之遣國軒至廈門見參軍馮澄世澄

世興語大悅之收爲義子薦之成功令歸漳爲內應成功督諸將自海澄至浦頭襲之總兵張世耀副將黎標知府房星燦知縣周瓊等倉卒降十邑俱下成功以國軒爲護衞後鎭餘仍原職

臣鼒曰國軒何以不書叛降棲總微乎微者也微則何以書蔡元李昊之走西夏范公之失計也鄭氏猖獗海上國軒實左右之與甘輝吳淑之徒同爲鄭氏興衰所繫非碌碌無足比數者也施琅黃梧之投誠

大清紀年謹志之猶此志也

乙未我

大清順治十二年春正月明永歷九年

丙戌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明朱成功取仙遊

漳州既下泉州屬邑望風瓦解獨泉州城守韓尚亮與施琅結爲刎頸交教其開壕築壘堅守不下郝文興請擊之成功曰善戰不如善守姑置之毋損士卒令甘煇統諸鎮取仙遊知縣陳有虞率兵民拒之礮石雨下不能克煇大悒快有神器鎮洪善獻計曰此城乃前巖穴可用滾地龍破之（攷曰按滾地龍法開地道作前蓆口直通城下安放大藥在內再用大竹通其節日以藥線作心而透於外然後堆土塡石以塞其口燃若火心火然藥發城立破矣見臺灣外紀）從之城破有虎自縊死先是有丐者以快擊礮（次日俗名筒爲快子）從北門走南門者三忽不見人以爲狂及城破始悟快擊礮而走者蓋指人快

走也

徐鼒曰昔公輸善攻墨子善守力敵勢均智勇俱困洪善滾地龍之法得之仙遊而失之饒平其左證也成功嘗合右都督黃廷攻潮之饒平有烏石樓小而堅平和人朱堯守之百計攻之不下時洪善亦在軍中一日堯登城見海師緩攻訝曰此必用滾地龍法也樓四周置缸盛水擇缸水動處鑿地視之得火桶地雷無數復塡塞之及發火寂然無聲廷知城中有人遂撤師歸附志之以廣武備焉

明朱成功自置官屬改中左所爲思明州

成功雄視海上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設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

潘賡鍾（攷曰一作賡昌）兼吏戶官監武丙戌舉人陳寶鑰為禮官世職張光啓為兵官武進士程應璠為刑官丙戌舉人馮澄世為工官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以鄭會知州事勸學取士得黃帶臣洪初闢等四十人次銓授六官屬或為監紀推官通判奉前監國魯王暨盧溪王甯靖王居金門禮待避地遺臣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辜朝薦徐孚遠紀許國等為上客軍國大事悉以諮之凡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歷帝座抗手焚疏以煽誘沿海士民稱恢復之師焉

二月江南地震（攷曰本顧亭林年譜）

明李定國自高州退入南甯

珊洲之敗定國悉其精銳據山峪列傢象拒戰我突僞勁騎突陣潰之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巔馳下橫截我師我師夾擊奪其山定國且戰且走敗於興業又敗於橫州遂退守南甯

明劉文秀駐兵川南

夏四月明朱成功築浯州城

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六月大演水師

明朱成功援粵之師失利

林察周瑞等舟次虎頭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梧州失守乃還師成功責其遲滯失策各戴罪立功 攷曰黃宗羲行朝錄云援粵之師失利統兵者皆降級而臺灣外紀則云林察周瑞爲小異耳

五月明劉文秀攻常德敗績

文秀率衆六萬戰艦千餘出川峽遣盧名臣馮雙禮分犯岳州武昌爲我都統辰泰所扼不得進回舟攻常德我荆州長沙之師設伏城外俟其過半突出夾擊大敗之六戰皆捷火其戰艘名臣赴水死文秀及雙禮遁回貴陽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復取舟山

成功拜名振爲元帥陳煇洪旭陳六御副之統二十四鎮入長江我甯波守將張洪德降名振養爲義子進攻舟山我鎮臣巴臣功之中軍陳虎力戰死臣功降授爲錦衣衛

改名臣與名振徒步入城痛哭祭其母哀動三軍 攻門誌 浩道開 云八月攻舟山而行朝錄臺外紀則云五月今從之

六月江南地震攷日本顧亭林年譜

明朱成功取揭陽遂取普甯

成功以前提督黃廷爲帥萬禮副之統二十鎭南下廷從揭陽登岸屯兵桃花山我潮州總兵劉伯祿列營鷹嘴油海師塡壕砍柵伯祿無備倉卒遁廷遂合忠勇侯陳霸之師圍揭陽守將棄城走普甯亦降

我

大清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率師平海明朱成功墮安平鎭及漳州府惠安南安同安三縣城回師廈門

我總督劉清泰復致書成功詞激切再書無非欲早定海上之議早報

聖明之念以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耳何足下舉動依然壁壘于野邪天下事情理與勢耳尊公位列大臣之上令祖母年迫風燭之期念漳泉寸土爲足下脤絡所關祖宗廬墓所依足下咫尺弄兵荆棘其上在尊公之魂夢一刻未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被漳之開門揖功名富貴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困山枕戈久矣大帥駐馬於漳畔勁旅露刃於泉南有不能頃刻待著不俟意主於撫困山力主於攻在足下今浮恍惚不俟焉敢執爲必撫而止其攻倘一攻而緩撫局之成猶可言也一攻而遂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役之綢繆與不俟前役之挽回俱無所用矣此又勢之了然者也足下案

報所陳皆足以啓羣疑之誹而效

聖明之怒繕疏而入殘戮躊躇然一片苦心不得不再爲披瀝

足下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且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爲明季重臣國亡而擇主并背國而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今無共主何得滅不可易之親而從不必然之議也古之求忠臣於孝子者幾無據矣乎今猶屢說三省相界之說胡爲乎來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載足下且竄海甸猶欲招徠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服之版圖惟正之則皆而輕議之且從來無此廟算無此邊籌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彼將有三省即棄彼而忠於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其

足下之心也但念

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經營一番不佞來此區畫一番天下事當可互全勿為玉碎足下或與之族黨或謀之老成務為開心見誠勿得藏頭露面勿再以必不可告之言必不可為之事徒費口舌徒滋議論而終於坐失機會也不佞言至此力已竭矣他日見尊公於班聯之間亦可告無罪矣至進止之事則有固山並諸大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膺其職豈肯盡任其咎乎惟足下熟之成功覽書笑曰彼以勁旅挾吾吾豈懼一固山哉不報書我

朝命濟度為定遠大將軍赴閩防勦成功集將佐問策郝文興

陳堯策請戰馮澄世曰彼弓馬嫻熟糧餉充足一失銳氣則人心搖動不如全師退厦門堅守各島水戰非彼所長波恬浪靜猶有頭眩嘔吐之苦安能敵我此以逸待勞之法也成功然之乃墮安平鎮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諸城歛兵回島遣鄭文興統所部守海澄

秋七月

徐鼒曰無事何以書春秋之例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

冬十一月丁未明甯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

我台州副將馬信降於名振納母爲質許之將入見而名振已寢疾是日戌刻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有聲亥刻名振起坐擊牀連呼先帝數聲而逝葬於蘆花嶴有白鶴成

尋盤旋數日遺言以所部歸張煌言論者謂陶謙之讓徐州不是過也攷曰航海遺聞云以陳六御代名振任士多散去蓋成功不知名振已以後事畀煌言故有六御之命而士之願從煌言者衆故又有煌言代領名振軍軍容始盛云云也

徐鼒曰備書爵何嘉之也名振惟殺王朝先一事是其失策要其瑣尾從王百敗而志不折不可謂非鞠躬盡瘁之藎臣也傅說騎箕之異宗澤渡河之呼生氣凜然聞者興起安可以一眚掩大德哉

丙申我

大清順治十三年春正月明永曆十年

庚辰朔攷曰南疆繹史作丙戌朔誤也按歷法乃庚辰朔行朝錄作庚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王在安龍塗葺薄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

逼挾彈騎馬入宮門文吏乘輿呵殿過之不下仍改安龍爲安隆歲造開銷銀米册報可望稱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月支若干王亦隱忍之苟延喘息而已

明西甯王李定國敗孫可望兵於田州進扈安龍

定國駐兵南甯衰弱不振可望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襲之定國計無所出中書金維新曹延生日明志等兵雖多皆帥主舊部下安敢相敵今以奇兵襲之彼不虞我之至也且驚而潰我乘勝至安龍迎皇上入雲南美名厚實兼收之矣定國然之率靳統武高文貴等集兵萬人拔寨從小路行五日出明志營發砲衝之明志軍大亂降其衆三千人進趨安龍

徐鼒曰書爵何褒之也

明朱成功部將蘇茂與我

大清兵戰於揭陽敗績

我平南王尚可喜遣左翼總兵徐有功潮州總兵劉伯祿駐營揭陽城西哨騎挑戰追之卽退援勦右鎮黃勝殷兵鎮林文燦前衝鎮黃梧操演浦上報伯祿騎兵過西門左先鋒鎮蘇茂欲出戰金武鎮郭遂第曰列鎮過橋倘小失利橋狹難以退兵且柰何梧曰戰則必勝何退之有茂麾兵進敵忽徐有功從旁衝擊茂陣大亂溺水死者無算黃勝林文燦咸死焉獨郭遂第所部近橋得不敗

二月壬子明舟山城哭

凡五日聲若風箏而咽雞犬上屋日夕號叫已而

王師過近陳六御請之成功毀其城

三月孫可望遣將白文選犯明安龍文選與李定國連和遂共慝王入雲南劉文秀納之改雲南府爲滇都

初可望乞秦封錢邦芑時爲四川巡撫察其部將白文選忠誠可用私語之曰忠義美名也叛逆惡號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身附不義乎文選大感動與忠國公王祥盟於烏江邦芑爲執牛耳既而可望襲遵義祥走死文選晤邦芑愧汗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責國他人責公耳因言帝在安龍主辱臣死泣數行下文選折箭誓必殺可望及可望聞田州之敗知定國必至安龍疾召文選將兵迎王入

貴州太妃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因以情告曰姑遲行且俟西府至西府者定國也遂以輿從不集報陰留候之數日定國至遂奉王由安南衛西走雲南抵曲靖時劉文秀守滇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陽與都督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等議守城而私以數騎詣定國曰我輩以奉王爲真主但恐誅卓又有曹操耳定國指天自誓因偕奉王入雲南黔國公沐天波迎之馬龍驛王入城居貢院改爲滇都

徐鼒曰詳書何嘉文選文秀之棄逆從順也

明進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白文選爲鞏國公王尚禮爲保國公王自奇爲夔國公賀九儀爲保康侯張虎爲

淳化伯餘進職有差

明以金維新爲行在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龔銘爲行在兵部侍郎

明加黔國公沐天波柱國少師

明馬吉翔入閣辦事如故

李定國初命靳統武執馬吉翔拘禁之將請詔治罪吉翔乃日夜媚統武會金維新龔銘來統武家吉翔則又媚之三人者信吉翔爲佳士爲之訟冤吉翔言前事皆他人所爲嫁禍於我願見晉王訴明心事死不恨三人益信之言於定國定國猶不以爲然召之見則叩首頌定國千古無兩青史流芳吉翔得望見顏色死且不朽其他是非冤苦

俱無足辨定國於是大悅握手恨相見晚吉翔日在左右媚之無不至一日謂金維新龔銘曰晉王功高皆兩公爲之提挈今晉王進封兩公亦當不次封賞若吉翔得侍皇上嘗爲兩公言之兩人則又大悅言於定國疏薦吉翔入關辦事王不得已從之吉翔挾定國以要王又假王之寵以動定國不一月而內外大權在掌握焉

徐鼒曰書曰如故何傷小人之易進而難退也彼詭能於句踐德彝容於太宗英主猶惑之況定國一武夫乎

明除光祿寺少卿高勣御史鄔昌琦名尋復官

吉翔既媚定國入關與龐天壽握中外權定國文秀每飲二人家爲長夜飲勣昌琦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

來權倖之門諂秦王故㦛定國文秀怒之不入朝馬吉翔
激王杖勳昌琦各百五十除名金維新言於定國曰勳誠
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悟俾文秀救之得復官
徐鼒曰書尋復官何嘉定國之從善如轉圜也前日琦復
官而李如月慘死則可望定國之賢愚天壤豈不諒哉
明以扶綱爲東閣大學士張佐辰爲吏部尙書王應龍爲工
部尙書
時以龔彝爲戶部左侍郎彝言在雲南受可望十年厚恩
辭不受舉朝大譁詰之曰爾在本朝中戊辰進士官至司
道可望入滇爾首迎降忍忘明朝三百年之恩而不忍忘
可望十年之恩何也彝恬然不之恥也

明命雷躍龍入閣辦事

躍龍在崇禎時爲吏部左侍郎北都陷爲賊所掠仕可望爲僞宰相時以來朝命入閣人頗笑之

明遣白文選還貴州慰諭孫可望

文選回貴陽可望欲興兵與定國決戰文選曰天子在彼職非策也盍兩和之乃復遣文選入滇南攷曰諸書言可望恨文選有二心盡撤所部而拘之今以楊在孫可望紀畧敘文選始末參考之則文選二次入滇同屬一事也

夏四月我

大清兵攻明厦門復攻金門尋引還

我大師見各澳船隻已備令韓尚亮爲先鋒進畧廈門朱成功令林順等以大熕船十四隻駐鬪頭上風以待尚亮

出洋失利我大帥聞之亦率諸船寄椗於圍頭是夜狂風大作滿漢兵苦顛播眩暈迫命舵工移船近岸舵工以海船不比河船告旣而風益甚大雨淋漓斷椗壞䑸之聲震爲魂魄天曙始定被風飄至金廈兩島者成功斷其手掌縱之歸盡以壓嘉禾斷人種之讖也有獻計於我大帥者謂金門白沙寨爲鄭鴻逵所居多積蓄掠之可必克乃合王進功攻之甫出港而遇洪旭哨船乘波酣戰又海艘齊至進功知不敵退入泉港

五月明朱成功殺其部將蘇茂

茂之縱施琅也成功欲殺之而無由會揭陽之敗論其拒諫出兵斬之罰黃梧鎧甲五百諸將以茂罪不至於死咸

有後言成功乃厚養其妻孥自製文祭之有王恢非不忠於漢而武帝不能爲之赦馬謖非無功於蜀而武侯不能爲之解國無私法余敢私恩之語擢周全斌爲左先鋒鎮改郭遂第之名爲華棟擢後衝鎮命黃梧代王秀奇守海澄

六月明朱成功部將黃梧以海澄降於我大清

梧雖受鎧甲之罰而心終不安適奉令守海澄乃遣其心腹賴玉通我大帥請以海澄降帥大喜檄提督馬得功應之謀既定梧飲蘇明於東門樓酒酣言蘇茂事明歎焉梧曰本藩蓄將士如分樹肥則啖之明復歎焉梧又曰我等

飄泊海上未有所歸天之眷
清久矣吾已納款於總督公不相從禍且旋至明以爲戲也起
而兒胄髮已薙矣左右恐露刃明愕然亦懼茂罪之及也
頃之曰兒能爲之弟何不爾若依海若歸
清亦惟命乃挾以俱行梧之將降也王秀奇之領兵張協察狀
有異遣哨船禀之秀奇夜三鼓秀奇叩轅門言之成功令
甘煇駕快哨洪旭駕赶繒救之天明至海門見居民奔竄
煇頓足曰事不濟矣張協請速援五都土城煇乃令陳斌
陳鵬分伏要道而運土城之糧餉入船諸將欲乘人心未
定進攻奪城煇與旭謀曰梧謀已久非猝降無備者徒傷
士卒無益也乃收軍回厦門我大帥請之

朝以前封成功海澄公之印授梧栢爲施琅爲副將而陳勦寇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産以裕招徠四勦奸商以絕接濟五劾僞墳以洩衆憤

朝議以蘇明有母在海調入京授多理幾昂邦內大臣成功亦以明爲梧所脅非本有叛心月給以養其母焉

秋七月明義甯伯龍韜駐柳州尋敗死

韜與李定國爲應援尋被獲死

明朱成功取閩安進攻福州

成功與諸將議曰本藩欲北上爭衡因失海澄中止今貝勒與總督駐漳福州必虛我乘南風抵閩安取福州則漳泉下游悉爲我有彼還師救應疲於馳驅是徒勞也以中

提督甘煇爲帥後提督萬禮副之統杜煇陳斌等十五鎮大熕船四十隻快哨二十隻北上攻閩安守將望風遁成功聞報命前提督黃延率陳鵬周全斌守廈門洪旭同兄泰守金門親帥王秀奇等將大隊舟師入南臺奪其橋再戰再勝進圍福州分兵東守烏龍江以禦泉漳救援之師西據洪塘水口以截延建餉道北守連江北嶺以遏溫台惟南面近水故不爲備焉

八月明朱成功退屯閩安

我巡撫宜永貴與副將田勝議分兵守烏樓以爲犄角成功每攻城輒爲烏樓礮石所傷乃并力攻烏樓破之城中益懼參將張國威請於宜永貴出原任藩司周亮工副將

王進於獄（攷曰亮工時爲督臣佟岱所劾進以失守漳州下獄）問以破敵之策亮工曰城外營壘相連獨東南一角疏防今令王進將步騎暗過鼓山出路通橋以襲南臺海船令田勝伏南門李武伏西門出不意突擊破之必矣是月十六日夜三鼓我師開水部門繞鼓山而出天明鳴螺喊殺城上發大礮伏兵齊起成功諸營出不意拋棄旗幟器械下船乘潮解碇退屯閩安

我

大清兵復取舟山明守將英義伯阮駿（攷曰東華錄貳臣傳俱作阮明）督陳六御總兵張晉爵太常卿陳九徵副使俞師範誠意伯裔孫劉永錫皆死之

我大將軍伊爾德同將提督田雄由定海大洋攻舟山是月二十三日駿等遊兵迎戰左右衝突

王師失利二十六日駿復扼橫洋金塘乘濤出戰忽南風大發

王師張兩翼薄之駿大舟膠淺不得脫與承錫跳水死六御與張洪德自刎死晉爵大戰兩日夜殺傷甚衆力竭自刎死九徵師範被執不屈死駿蕩湖伯進之從子也（攷曰說見前）晉爵定西侯名振之水師總兵也承錫孔昭子世所謂郁離公子者也九徵字青麟

臣鼒曰詳書之何甲午乙未以後舟山之事稗官家不得而詳之島嶼殘破君臣流寓式微載賦傳聞異詞英義將軍與蕩湖之名互舛郁離公子以孔昭之子而淹夫籍爲

戚叔本不同名充有勁兒足徵幹蠱任其埋蝕胡云闕幽詳稽舊聞蓋其愼也又有焦文玉者善射以膽略聞負傷自刎妻張氏殉之有夫忠婦烈之褒有楊復葵者標將核之投誠赴水死兩人皆山西人死之時日不可聞附志之

明前戶部主事王江復起兵四明山敗績死之

王翊之敗也江母被縛江削其髮以僧服見得安置杭州未幾母病卒江置一妾昵之甚捨妻於官出之妻亦懷智數其隱微之過登車去聞者駭爲一日江出遊湖上守者以妾在不疑久之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得逸攜其妻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再入長江名振卒江鬱鬱不得伸其志有沈調倫者復起山中江

赴之

王

師恐其重爲卅山將再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中流矢卒時復有休甯趙立言者亦以餘衆棲山中約江山縣諸生李國楹共取江山明年元旦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越日

王

師大集立言獨戰殺數十人馬躓墜水死其子楨恨國楹詒其家欲手刃之捕者掩至同伏法死

九月我

大清兵復取辰州

冬十月明夔州巡撫鄧希明總兵張元凱降於我

大清

希明自獻賊亂蜀後與元凱屯墾開縣入夔安隆投是職

十二月明朱成功攻羅源復攻甯德

我

大清再遣使招明朱成功

鄭芝龍再遣家人謝表謁我大帥請勸成功投誠巡撫佟岱致書曰我

皇上定鼎以來不專用兵德威所迄無遠弗屆東至高麗濯兒哈魚皮西至察罕䊵何南至土番洞蠻北至河套海西麥皆慕義向化稽顙恐後至於孔耿尚吳諸藩封爵膺茅土任專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邇來惓惓於詐信之間是自疑其心也天時人事信口而談驕蹇滿紙殊堪憤恨不佞

畧一折之大凡開創之初久而後定如周武一戎衣猶困小腆未靖作多士多方以曉告之楚越弄兵不過地方殺運未終敢煩

王師戡定耳近報執藏獻俘風飄捲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無影響而台灣伏處海隅見聞不遠一二浮食之輩造言生事以相簧鼓此乃山野郵落傳說稱奇而不知其無稽也至於河北水溢關中地震事實有之並予謂天之仁愛

聖主故時出災異以見天之愛人君也自古殷憂啓聖此論堯湯之世水旱尤甚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然太平稱最宜帝時鳳五出麟一至究仁懟不振卒以短祚災異之驗果何如乎從來禍發海上者不乏人矣其不能離於海

者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廟堂妙算以爲興師動衆於烟波浩渺之中勞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統馭居民得以永逸此不過以海治海之策今

恩綸頻頒

詔使幣至而台臺錯認以爲窮洋孤島艟艨檣櫓洵足爲萬里長城而意益驕念益侈不亦踈乎

聖天子車書一軌海宇率濱猶溫

詔慰勉推心置腹台臺倔強於鷲島之中期期不奉詔偃蹇恣肆眞夜郎王問使者曰漢比我何大也若夫豪傑舉動似不如是不佞以爲倘可與言者台臺不反覆於旣撫之後而徘徊於未撫之先洵虓佛男子哉今若斂兵而退以待

天朝之命不佞亦嘗代劉制臺據其事補牘上請全天倫之恩膺帶礪之錫鐵劵金章如取如攜爾公爾侯爰及苗裔不特爾筆文臣不敢望卽從龍諸勳策血戰數十年未易致者台臺一旦得之此誠布衣之極致匹夫之偉業矣若夫擁烏合之衆逞螳臂之勢

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六師南至豈顧有逆行者哉抑或懸五等之賞以待海濱之士而肘腋之間豈無懷我好音者乎存亡利害間不容髮願高明熟思而審處之謝表齎書見成功於脩德曰天下已定徒勞無益成功叱曰小人焉敢鼓脣舌表悚然不敢復言尋護國嶺之戰阿克襄爲成功所殺乃追謝表歸而致書其父曰嗟嗟曾不思往見貝勒之

時好言不聽自投虎口毋怪其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兒料之熟矣前言已盡但謝表日夜跪哭謂無可回覆不得不因前言而申明之蓋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無論矣漢光武恢闊大度推誠實融唐太宗於尉遲敬德朝爲仇敵一見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時越王俶全家來朝二月遣還羣臣乞留章疏封固賜之皆有豁達規模故英雄樂爲之用若專用詐力縱可服人而人未必心服況詐力之必不能行乎自入閩以來喪人爲貲錢糧百姓塗炭赤地千里已驗於往時茲世子傾國來已三載殊無奇謀異能一弄兵於白沙而船隻覆沒再弄兵於銅山而全軍覆滅揚帆所到而閩安便得羅源既後而榕商投首此

果有損耶益耶不待析而明矣且姜瓖金聲桓海時行甚非薙髮之人哉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皎如日月肎效詐僞之所爲趋就機局取笑當時試思損無數之兵馬費無稽之錢糧死億萬之生靈區區爭頭上數莖之髮大爲失策且亦見之不廣也誠能畧其小而計其大益地足食插我兵衆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疑如此則奉

淸朝正朔無非爲民生地也爲吾父屈也文官聽部選錢糧照前約又非徒爲民生計爲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

淸朝無南顧之憂海外別一天地兒效巢由嚴光優游山林高尚其志耳兒志已堅而言尤實毋煩再役乞赦不孝之罪焉

丙申明朱成功部將甘煇與我

大淸兵戰於護國嶺我梅勒章京阿克襄攷日臺灣外紀作阿格商蓋譯字不同耳殁於陣

我大帥閭羅源甯德之警遣阿克襄往援成功亦恐

王師假招撫爲名乘間攻厦門令甘煇殿後自率諸鎮回島阿克襄偵知成功已去麾軍追之甘煇與戰終日勝負未分馬信曰藩主命公殿後非言戰也公何過勞煇曰彼追則不得不禦耳信曰素聞公善戰明日觀公退敵詰晨阿克襄整隊出則見敵人運糧者紛紛入船揮騎近橋則火武鎮魏進功接戰交綏輒退中協鎮陳謙繼之進功則已渡橋矣謙亦退阿克襄進追之則見謙分隊伏橋之左右疑

未敢進而謙亦過橋矣益怒追之遇伏起分隊接戰則皆敗走我副將柯如良驟馬呼曰賊兵實戰速退勿追阿克襄弗聽煇踞高視阿克襄王出不意刺之阿克襄墜馬弗殊猶擊殺數十人而死煇斬其首垂釣有司勒兵轉戰

王師棄馬匹輜重器帳無算煇回營信曰今日始知公之眞勇畧也

鎮甯宋左夫光作
泰順林太冲鶚
福州謝定甫宗善　參校
同里受業汪遵刊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八